

中国反腐小说大系



黑

字

文迪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黑字

文迪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主要人物：

马 涛 黑社会头目，海阳市英华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副市长刘敬东的结义兄弟。

陈亚铜 海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

胡 岩 职业赌徒，海阳市新世界娱乐公司经理，马涛的结义兄弟

李若瑶 反贪局干警，原安全局干部。胡岩的初恋女友。

刘敬东 海阳市副市长。

沈晓红 马涛之妻，陈亚铜前女友，俗称老板娘。

于梦吟 歌星。

董海新 海阳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亚铜生父。

周海明 职业赌徒，新世界娱乐公司总经理，胡岩义父。

陈小松 新世界夜总会大堂经理。

孙文强 董海新前秘书，刘敬东的女婿，市委办公厅主任。

郑大奎 太平桥派出所所长。

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种和娼妓一样古老的职业——冒险家，他们是道德和法律秩序的挑衅者，是政治和经济的投机分子，从好的方面来说，他们也许是一群最早的世界主义者；从坏的方面来看，他们也是丧失了内心原则的人。他们在正邪之间游离，可以做出任何惊世骇俗的大事，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曾有过他们的身影，当他们高居庙堂呼风唤雨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鲜为人知，但当共和国的警察走近他们，他们必然要为所做过的一切付出应有的代价。

——题 记

楔 子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英雄。

海阳，这座中国北方的著名城市，也绝不例外。

陈亚铜就是这座城市的英雄，海阳市老百姓所公认的英雄。

作为海阳市过去的神探干警、现任公安局局长，正是他，正是在他的智慧和勇敢面前，一个巨大的黑社会组织土崩瓦解。

在人们的描述中，他几乎就是一个孤胆英雄。

但陈亚铜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绝不是。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恭维说他是，他甚至会掏出枪来。

“除了白骨，谁算是英雄。”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另外，他也绝不接受记者采访。

他认为，任何用新闻方式所记载的文字，都无法展现生命中最残酷、最激越以及最温柔的那一部分。

正是这一部分，正是那些柔弱的力量，那无数青春的血汗和眼泪、甚至无数生命的付出，才最终摧毁了这个中国北方最令人发指的罪恶组织和他们的一系列滔天阴谋。

在陈亚铜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山水画，这幅画由海阳当地的一个文人所作，他其实是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帮闲文人。这幅画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无耻文人对黑帮头目们的歌功颂德。

画上有首诗，诗很简单，简单得甚至算不得一首诗：

沧海一声笑
乱世出英豪
谁问江湖事
一峰龙虎豹

字是黑色的，普通的墨水，更普通的行草体。

但事隔多年以后，在陈亚铜的眼中，这些黑色的字却依然是红色的，血红血红的。

这首诗在他的记忆里，每一个字都充满杀机，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权谋、一次刀光剑影的较量。

因为它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暗藏着这个黑帮组织里几个头号杀手的名字。

第一章

1

新世界夜总会三周年庆典狂欢之夜！

总经理周海明靠在吧台前，看着这几个金光灿烂的大字，他觉得很满意。

的确应该满意，他的人生又处在一个辉煌时期，他很快就能找回失去的一切。

他的情人安艳红，一位来自北国冰城的模特儿，此刻正在大连演出，她真是一个尤物，艳丽迷人，性感而不失优雅。

想到这一切，他心里热乎起来，端起面前的一杯芝华士陈年威士忌喝了一口，向来来往往熟识的小姐们打着招呼。

这是 1999 年 12 月 22 日，平安夜前夕。

海阳市市中心和平中路上，新世界娱乐广场早已装点一新，一派节日前的欢乐气氛。

此刻，一个杀手随着人流进入了夜总会，他走向了那个注定

不平安的“新世界”。

他一身黑衣，在北国的冬天，这样的装束很不打眼，正如他本人一样，不动声色却杀人于无形。

今天晚上，他必须杀一个重要的人，一个必须死的人，他必须成功，绝无退路。

迪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周海明仍然靠在吧台旁。

他笑眯眯地注视着舞池里群魔乱舞的红男绿女，看得出来，那些拼命摇头的少男少女们没有少吃摇头丸。

这时，音乐声骤然低了下来，舞台上灯火通明。

大堂经理陈小松走近吧台，对周海明说：“明叔，该你了。”周海明点点头，向舞台上挥挥手，主持人神采飞扬地走上前：

“新世界娱乐，永远带给你欢乐时光。感谢各位光临，从今天起，新世界娱乐广场三周年庆典之夜，每一天精彩不断，每一分钟刺激来电，现在有请周海明总经理代表全体员工和演职人员向各位致辞。”

周海明快步跃上舞台，刚过半百的他看起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他用略带港味的普通话说道：

“新世界娱乐从今天起已经三岁了，请各位放开手脚，扭动细腰，尽情享受新世界带给你的平安和欢乐。”

狂乱的音乐声重新响起。

节奏强劲、热烈的鼓点地动山摇，男男女女们开始重新走进舞池扭动起来。

“砰！砰！——”两击清脆的枪声像是两击不平常的鼓点。

周海明手捂胸口，白色的西服上已是猩红一片。

“杀人了！杀人了！”片刻之后才有人反应过来，舞池里乱

成一团。

“明叔！”陈小松和保安队长张勇刚跃上舞台，扶住周海明。

周海明躺在地上，脸上露出痛苦和绝望的表情。

“明叔，明叔！”陈小松的大声呼喊已没有回应。

“把那狗娘养的找出来。”张勇刚用浓烈的东北口音略带哭腔地吼着。

音乐停了，混乱的人群仓皇而逃，哪里还有杀手的影子。

周海明死死抓住陈小松的手，艰难地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不要报仇……告诉胡岩，不要……”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一个在名利场上曾取得过辉煌的人来说，也许他在临死前懂得了悲悯，淡漠了所有的恩怨：也许是周海明知道了凶手是谁，不想让亲人作无谓的牺牲，也许，这是一句充满暗示的话。

当然在这个时候，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其中隐含的一切玄机。

同一时刻。澳门葡京大酒店。

刘敬东反剪双手，站在顶层套房宽大的落地窗前，俯视着澳门赌城妖娆的夜景。

离澳门回归只有八天了，从酒店顶层向远处望去，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辉映着缤纷的彩旗和气球，不知道这一切是在呼唤新世纪的来临，还是在迷恋旧世纪的繁华。

此时，刘敬东想起了周海明，想起了这位当年驰骋澳门赌城的职业赌徒。

两年前，正是周海明第一次带自己来这里小试身手，刘敬东觉得，周海明一生的赌场经验将对自己大有裨益。

所以，这时候他感到特别惬意，他对自己的赌技很有信心，

他甚至已经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

“澳门回归以后，咱们这些内地人就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了。”刘敬东眼望窗外，像是在喃喃自语。

“这段时间内地游客一定特别多，欧洲和美国的职业赌徒都忙着过圣诞，是我们捞回本钱的大好机会。”

赵青林坐在他身后的沙发上，望着他肩披黑色皮大衣的威严背影随口附和道。

即使在房间里，刘敬东身上那件黑色皮衣也没有脱下来，这是他的习惯，他喜欢这种造型，这让他看起来更威风，像港片里黑社会组织的某个小头目。

刘敬东的确是干部，很大的干部。他不仅身为祖国北方重镇海阳市分管经济的副市长，也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

不过，刘敬东这样的造型和做派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但是他喜欢这种误会，他瞧不起他的那些同事们的官场做派。他认为，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在外表上包装得像某种级别的官。他不需要，在海阳市的官场上，他能力过人，深受上级赏识。他春风得意，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赵青林就不一样了，他装扮得像初次见丈母娘的毛脚女婿。和大多数赴港、出国的内地干部一样——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除了衬衣，全身上下都是国外名牌。

这一身行头在香港人眼中，是大陆“表叔们”在90年代赴港的标志性造型，在香港人眼中，这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在80年代，这道“风景线”更绚丽也更清晰一些，香港人曾这样讲述：如果看到一个神色拘谨的中年男人，身穿金利来西装和廉价衬衣，在成人电影院门口鬼鬼祟祟，突然“哧溜”一声钻

了进去,那个人一定就是大陆来的“老表”。

所以不难理解,赵青林虽然身为实权在握的海阳市建委主任,对刘敬东却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赵青林说完话,打开了茶几上的密码箱,几大扎美元填满了箱子。

“老刘,你看这 50 万美元是不是全换筹码?”赵青林请示道。

“留下 10 万,我另外有用场,今天晚上还是按老规矩办。”刘敬东吩咐道。他接着说:

“青林,澳门这地方我的学费交得太多了,今晚该是咱们翻本的时候了,我再告诉你两句赌桌上的至理名言,这是一个香港职业赌徒一生的经验。他叫周海明,现在是海阳市新世界夜总会的总经理,算是已经退出江湖了。”

赵青林竖起了耳朵。

“在牌桌上,先赢的是纸;后赢的……”刘敬东慢慢地说。

“后赢的才是钱。”赵青林很有体会地接口说道。

刘敬东脸上掠过一丝不悦,领导有时候并不喜欢过分机灵的下属。

“后赢的也是纸,”他更缓慢地说道,停顿了一下之后,然后有力地:

“最后赢的才是钱!”

赵青林的脸上——副崇敬得五体投地的样子,刘敬东这才比较满意,他慎重地说:“青林啊,这说明凡事要有耐心,十年磨一剑啊,谁有耐心,谁就会赢得一切。”

“老刘,你说得太对了。现在我们是不是该下场子了?”赵青林请示道。

“好,走吧,今天咱们就放手一搏!”刘敬东说完话,两人起

身而去。

2

海阳市新世界夜总会。

血迹未干，霓虹依旧，舞厅里的人已鸟兽散。

刑警大队长陈亚铜带着刑警何建军来到了案发现场。

陈亚铜三十出头，他瘦削的脸上有几分清秀，显出几分书生气，但时而露出的坚毅表情却说明，这正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警界精英，作为省里著名的干探，他的成熟干练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

他身为海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刚上任半年，就遇到了这样一件很不寻常的凶杀案，所以他亲自来到了案发现场。

陈亚铜赶到的时候，该辖区太平桥派出所郑所长和两个治安民警已经在现场了。此时离凶杀案发生不到半个小时。舞台上，周海明的尸体已被送去尸检，地上画了一个身体的轮廓。

刑警何建军跟在陈亚铜身后，这是一位剽悍的小伙子，在海阳市从警10年，在地面上人头熟，这位周海明他也曾见过，不仅见过，而且知道这位港商甚至和市里的刘敬东副市长也有往来。

所以，这案子有多么重要自然显而易见。

“我陈小松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大堂经理陈小松还没有从悲痛中平静下来，这个二十六七岁的靓仔对着几个保安嚷嚷着，脸孔已经被仇恨扭曲得变了形。

“你们有没有谁看清楚了凶手的模样？”陈亚铜在寻问着几

个保安和服务员。

“他好像在这个位置开的枪，瘦瘦的，个子不高，样子没看清。”一个比较机灵的服务员说。

“把当时的灯光重新打开。”陈亚铜说完，一个保安跑过去重现了当时的照明情况。

“真聪明。”陈亚铜看着凶手站位的地方喃喃自语。

这里离被害人大约有七米左右，灯光打开后，他刚好在逆光的阴影处，完全看不清模样。

“他穿什么衣服？”陈亚铜问。

“好像是黑色西装。”那位服务员说。

“不，好像是黑色风衣。”一个保安说。

服务员和保安开始争吵起来，越来越激烈。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跑出去？”陈亚铜问。

“没有，人太乱了，都在往外跑。”一个保安说。

何建军还在地上找寻着子弹壳。突然他说：“队长，找到了。”

陈亚铜拿起两粒弹壳，看得出来，这是国内比较常见的五四半自动手枪的子弹。此时他脸上布满了阴云，他知道，自己从警以来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杀手出枪极快，事前做过精心策划，选位合理，动作迅捷，他为什么如此专业，近似于好莱坞电影里职业枪手的水准。

陈亚铜隐隐地觉得，这决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

“陈小松，周海明临终前说过什么？”

“对，明叔说了，他说不要让胡岩报仇。”陈小松已从仇恨中恢复了正常。

“胡岩是谁？”

“胡岩是明叔的干儿子，他在上海。”

几乎同一时刻。

上海市淮海路上,凯丽丝西餐厅。

胡岩觉得自己的生活实在是一种享受。

此刻他正漫步走向凯丽丝西餐厅,他衣着不凡,很配合他英俊的相貌,今晚,他又将见到那一位风情万种的西餐厅老板娘。

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的风情是胡岩看得出来,也想像得到的,至于名字叫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名字有什么重要的呢,胡岩认为两情相悦又不是做生意,需要户名、开户银行、发货地址、账号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凯丽丝是一家很高级的西餐厅,以经营法国菜为主。

穿过门厅,胡岩健步迈入大堂,两个俏丽的服务小姐一见,向老板娘林晓梅看了一眼,然后彼此会心地窃笑不已。

林晓梅坐在吧台前,她细细的腰肢,丰满的前胸虽然已不再有少女一般的挺拔,但在精心的打扮下,她依然风韵犹存、仪态万方。

她全身珠光宝气,顾盼生辉之余,正看见胡岩走过来,她脸上微微一红,向胡岩走去。

“胡先生,你的座位留好了。”

老板娘林晓梅亲自领桌,她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掩饰住了内心的喜悦。

最近一段时间,餐厅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这个英俊男人的身影,细心的服务员都已经发现,他时常目不转睛地看着林晓梅,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但他从不和任何人搭话,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已是深夜,客人差不多都走了,胡岩一个人独酌,这时,林晓

梅终于走过去：“胡先生，怎么总是一个人来？”

胡岩说：“可不可以请女士喝一杯？”

林晓梅说：“餐厅规定不能陪客人喝酒，不过你是熟客了，我可以坐一下。”

林晓梅一臀坐定。

“哦对了，这是你的贵宾卡。”林晓梅说完话拿出一张镀金的卡片。

胡岩看了一眼手中的贵宾卡，叹了一口气，说：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了。”

3

同一天，此时，夜深了。

刘敬东步入葡京大酒店门厅。

澳门著名的鸟笼状赌场——葡京酒店的大厅门上，悬着醒目的标语：

“赌博无必胜，轻赌可怡情；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

门厅里依旧人来人往，一派众生癫狂拼命捞钱的世纪末景象。

刘敬东的一身黑衣在人流中格外引人注目，他正朝里面走去。

赌场内贵宾室里一派肃穆。

正在进行“梭哈”的那张大桌子前，赵青林已经坐在那里了。

刘敬东走过他的身旁,隔着一个赌客坐下,两人装着不认识的样子。

刘敬东放下筹码,用眼神向发牌员示意,在澳门,他们被称为“荷员”,刘敬东听周海明说,在澳门,这是一份最有前途的职业,是培养职业赌徒的“MBA”。

新一轮牌局开始了,这是刘敬东和他的赌场搭档赵青林事先约定的习惯,过去两人在东北三省的地下赌场里,经常进行这样的配合,其中一个人在牌局里做内应,很少跟牌或叫牌,主要任务是给另一个人暗示自己手中的牌形,以利于对方跟牌。

两张牌发完后,赵青林捻牌看过,两手交替放在一起,右手食指放在左手拇指的关节上。

刘敬东眼神飘过去,除了他翻起来的那张红心 J,他知道了赵手中扣下的那张牌有一张黑桃 A。

在梭哈这样的牌局里,一张 A 或者老 K 足以影响整个叫牌的形势。他对自己的底牌老 K 多了一份信心,他自己桌面上的牌虽然只是一张红心 Q,他仍然放心地掷出两张筹码:“两万。”

“跟两万。”跟牌的人只有两个人。

第二轮牌发出来了,刘敬东把牌亮出来,黑桃 9。另外两人的牌分别是梅花 9 和红心 A,红心 A 说话。

“五万”,在这种情况下,刘敬东显然没有跟的必要了,但他心里有数,除掉了赵手中的一张 A,这个人拿到 A 一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他果敢地抛出五个筹码:“跟五万。”

对面的中年胖子肥脸上一惊,这个表情显然没有逃过刘敬东狡猾的眼神。

第三张牌发下来,又是一张 Q,刘敬东桌面上的牌变成了 Q 一对带 9,他更有把握了,踌躇满志地扔出一堆筹码:“10 万。”

发到胖子面前的牌是一张老 K,牌面上是 AKJ 的杂牌,形

成“杂顺”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他显然有点犹豫,其实他的底牌是梅花老K,K一对完全应该跟上去,而且赢定了,但这一迟疑,心理上已经落在下风。

他开始怀疑这个操着内地口音,但衣着却又明显像黑道人物的中年人可能是职业赌家,他手中的牌可能是三张Q。

“不跟了。”胖子沮丧地扔出了手中的牌。

不到一小时,刘敬东身旁的筹码已有一大叠了,他已经可以登上明天的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了。

在澳门的每次赌博中,刘敬东一直在输,今天他第一次赢了这么多的钱,他似乎觉得他的赌运也许会像他的官运一样——青云直上。

其实,事情远没有像刘敬东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就在他和赵青林得意洋洋的时候,一双美丽的眼睛,一双美丽的女人的眼睛,正在偷偷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是李若瑶的一双眼睛。

其实李若瑶觉得自己不该到赌场来。

的确不该来,她美丽的容貌太容易引起误会。

李若瑶今晚身披一件黑色裘皮坎肩,粉雕玉琢的俏脸上,有冰清玉洁的神态。但在开衩的旗袍下,修长洁白的大腿、一双银白色的高跟鞋又透出令男人们无法抵挡的性感魅力。

这让她看起来既像一位高级应召女郎,也像是到赌场来抓老公的人,一个醋劲大发、时刻准备着把嗜赌的老公从赌桌上抓回家去的豪门少妇。

所以,李若瑶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烫,无数男人的眼光在火辣辣地盯着她。

赢了钱的男人们,正得意地用色迷迷的眼睛斜视着她;而那